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蔣濬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四

起乙未元成宗元貞元年盡辛亥元武宗至大四年凡十七年

乙未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為湖廣平章政事

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恐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賚將士帝命估償之

二月帝如上都○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

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發明　夢炎故宋臣也而以元爵書何哉賣國求利背主事讎是非亡宋之臣也以元爵書之其罪自見而不免勒令致仕者則亦使後之臣子安於義命毋非覬以徼利耳然則鴟梟小人徒負不義之名者果何益哉如五代書梁禮部尚書蘇循致仕同意

廣義　觀孟頫論夢炎人品要亦為已而設及世祖右葉李而左夢炎于時不知孟頫之顔曾不

為之厚乎

三月安南入貢○地震○夏四月廣京師賑糶米肆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肆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為强豪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閏月蘭州河清

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發明　河清往往以為國之嘉祥羣臣稱賀者有之中外上表者有之此皆諛臣庸主之通患也善治天下者以豐年為瑞以賢才為寶其他如景星慶雲靈芝甘露不足為祥也今蘭州河清議者

皆謂元嘉祥殊不知綱目未修則固以為嘉祥綱目既修則足以為災異此綱目取法春秋之意也苟以為嘉祥則下文必無陜西旱饑之書矣明乎此然後可知君子筆削之深意云

廣義河清之事臣前論之備矣非瑞也書之所以著元運之衰

釐正選法

省臣言阿哈瑪特僧格怙勢賣官無賢否選法大壞詔敏珠爾多卜丹何榮祖等釐正之

五月陞江南諸縣為州

以戶為差戶四萬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為中州凡為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戶不及額降連州路為州

六月陜西旱饑

行省右丞許扆議發廪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扆曰民爲邦本今饑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之命亦尋下

發明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春秋已驗之事也是時軍旅頻興弊政未息而民怨懟之氣足以感台天變而乾旱作矣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畜是以雖有凶年民無菜色以其有畜故也成宗即位未幾而災異迭見亦未見其恐懼修省之實也既旱而饑民病深矣

廣義　許扆可謂識時達權者也同列何足以知之

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伊實特穆爾卒○十二

月立皇后巴約特氏

丙申二年春正月詔諸王公主駙馬毋輙罪官吏

時諸王錫錫等部曲卒恣横擾民駙馬曼濟台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輙被毆詈至是詔令非奉旨毋輙加罪

發明 欲治乎外先治乎内欲正乎踈先正乎親其内不治難以治外不正乎親難以正踈今成宗禁宗室外戚毋罪官吏是亦能知其弊而革之於已然者乎故書以予之

二月以博果密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丹津為平章政事

博果密以與同列多異議久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丹津代卿何如博果密曰津實勝臣乃拜博果密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為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津代為平章政事

廣義 博果密之於成宗可謂君臣相遇者也然則元之狂瀾未倒者博果密為之砥柱也直書于冊美自見矣

三月帝如上都○夏六月頒官吏受賕條格

凡十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喇卜丹言立法貴於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枉法外其不枉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輕重少偏

秋八月立捕盜賞格

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强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山議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荐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强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係累暮即行刼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穎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廣義 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天祥之論不亦當乎但曰民非善化所能移與乃意圖

而語滯乎

括江南隱蔽田

凡巴延阿珠阿爾哈雅等下江南所據田及權豪隱蔽者悉括之令輸租

冬十月贑州兵起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擊平之

贑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賊勢益盛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不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姦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數日六十就擒餘衆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畧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發明

綱目於盜賊則書兵起以討罪則書擊之然其書法義例内外之辨雖易世而猶未已也

其旨嚴矣

丁酉大德元年春正月以額森特穆爾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太后幸五臺山

初為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無不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用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為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為兆民祈福而

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宮中上以循先皇后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蕭僧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為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怒命鄂勒哲博果密鞫之鄂勒哲曰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博果密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鄂勒哲等入言之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蕭僧復元禮職○初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為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

發明

莊二十年春二月經書夫人姜氏如莒君子譏之今太后幸五臺而綱目書者禮義天下

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成宗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彼婦人無故不踰閫況太后天下之母尤非閭里之婦可比擅興土木建寺五臺無故離京恣為遊幸成宗未聞幾諫惟務阿徇豈不深可惜哉直書于冊其義自見

廣義元禮諫后一疏可謂善矣非鄂勒哲博果密之救亦難乎免于下獄矣孰知蒙古中而有若人也哉

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

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又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

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强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擬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户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祆星出奎

發明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成宗所為靡善故逆氣乘之感召天變彼如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河決者陰戚之徵祆星者逆氣之乘皆所以兆當時之象而警當時之君也成宗置之度

外慭然弗懼何其謬哉自書契以來天變之形未有無其應者也成宗曷不加意即以當時之天變驗當時之政事則天人之理可想見矣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綽和爾攻破巴林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

巴林之地時為海都所據綽和爾帥師踰金山進攻之其將達蘭台阻達嚕噶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綽和爾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嚕河與海都援將巴拜遇綽和爾麾軍渡河擊之巴拜敗走僅以身免

以吳元珪為吏部尚書

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謁悉皆謝絕

禁諸王駙馬奪民田

仍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

發明　前書詔諸王駙馬毋輒罪官吏此書禁諸王駙馬奪民田皆所以深予其革弊也成宗其庶幾憂勤於民事也

戊戌二年春正月增太廟牲用馬

從伊徹察喇請也凡舉大祭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餘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酹馬湩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

奠之餘撒于櫺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俗行事尤所重也

二月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為平章政事

初太子珍戩卒朝職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柰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一名梁温都爾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憂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為赦中外遣員尋拜右丞

罷中外土木之役

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王藩戚賜與繁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數鄂勒哲因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豫於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為請帝為

罷中外土木之役

帝如上都○開鐵幡竿渠

時欲開鐵幡竿渠名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爾

發明　上書罷土木之役所以予其省無益也然而土木之役罷未幾而開鐵幡竿渠即見於下曾謂開渠非土木之役乎蓋由其心無定主因物而遷前因鄂勒哲言而罷土木之役此因郭守敬之言而開鐵幡竿渠則其易惑難曉朝令夕改不於是而可見乎比而觀之則成宗之治國蓋可見

矣

三月以兩淮閒田給蒙古軍○夏五月以何榮祖為平章政事○六月徵湖廣夏稅

初阿爾哈雅下湖廣罷宋夏稅用內郡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是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慰張國紀復請課夏稅與門攤併徵湖湘重罹其害御史臺以為言詔趣罷之尋復改門攤為夏稅而併徵之每戶計三貫四錢之上稅江浙江西為差重云

發明

夏稅未嘗書此書何譏病民也古者什一而稅民無科援今而因張國紀之言請科夏稅門攤併徵由是湖湘之間重罹其害矣豈不深可歎哉特書曰徵蓋譏之也

秋七月大雨河決

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詣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

名高麗王謜入朝

高麗王昛既傳國於其子謜有言謜借設司空司徒等官而又擅殺其臣金呂中書請詔謜入朝因留不遣復以昛爲高麗王

江西江浙水〇九月帝還大都〇冬十二月定歲課三十取一〇命廉訪司歲舉廉幹者各二人〇彗星見

出子孫星下

發明　嗚呼災異之多未有多於成宗之世也書大雨河決書江西江浙水書彗星見數月之間三異迭出此蓋人事無稽天象隨見是皆綱目之特筆而非元史之舊文也元成溺豫未嘗修省悲夫綱目比書于册所以為後世人君不重天變之戒耳於元乎何誅

駙馬高唐王奇爾濟蘇勒兵備邊遇寇敗没

是歲秋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成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奇爾濟蘇獨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奇爾濟蘇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蹶為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奇爾濟蘇毅然曰我天子壻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己亥三年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上曰此漢人所說豈可一一盡從邪卿但當擇賢者任之爾時翰林學士閻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江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多采用之

發明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此先王憂民之意也一民之飢猶已飢之一民之寒猶已寒之恤其饑寒救其疾苦此固為民父母之盛心書曰如保赤子良有以也成宗因星變民饑之故惕然於中遣使按問則其恤饑寒救疾苦之意為可見矣回視疾民如讐愁不之顧者寧無彼善於此哉故特書予之

廣義

昔漢文帝賜民田租之半國史襃之後世賢之葢以其知民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傷其

心則是傷其本其本既傷烏有枝葉獨茂者哉彼好利之君不此之察惟欲利歸于上是猶日斵其本而望其枝葉之茂也元人知此而有是舉美可知矣當時之民一何幸哉

以哈喇哈斯為左丞相

帝問閻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喇哈斯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名入用之

二月帝如上都○遣僧一山使日本

江浙平章政事伊蘇岱爾復勸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往使而日本竟不至

發明　任使絕域必得忠義聞望如宋之洪皓富弼諸賢則不辱君命矣今乃因日本奉佛遣僧使之則是失使人之道而虧國體矣豈不深可醜哉直書于册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

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上之且言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

夏五月復立征東行省

高麗王昛既復爵既而使臣自其國還者言昛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奇爾濟蘇為平章政事共理之

秋七月放江南僧寺佃户五十萬為編民

江南編民五十餘萬悉入嘉木楊喇勒智寺籍為佃户至是因省臣言檢放之

凡日月之薄蝕原有定數若日食二分有奇其象甚微且當巳時陽光方盛仰觀未明遂以當食不食爲說可謂浮誕矣今日食不及三分皆不報不入占識爲有見

八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太史言是日巳時當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衆懼保章正齊履謙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巳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以鄂爾根薩里爲平章政事

帝初撫軍北邊數名鄂爾根薩里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及即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數召不往真得大臣體自是名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真全材也命復入中書鄂爾根薩里父别名萬全故以全爲氏云

命兄子哈尚鎮漠北

哈尚帝兄達爾瑪巴拉之長子帝以寧遠王庫庫楚總兵北邊怠于備禦命哈尚即軍中代之

省民出公田租

時公田為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内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立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焉

發明王者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有憂民之心則必有憂民之政在人君所為何如耳然古之人君未有愛民而亡其國者亦未有憂民而覆其邦者是時公田擾害天下騷然成宗頗能

垂念命省田租則其愛民憂民之心可謂一舉而兩全者矣豈不為盛德之事也哉據事直書益予之耳

庚子四年春二月朔日食○皇太后鴻吉哩氏崩

后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為太后置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於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況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即命嘉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崩諡徽仁裕聖皇后

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以布哷齊為平章政事○五月緬阿散哥也弒其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遣雲南

平章政事色辰額哷等發兵討之

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弒之王次子奔愬京師詔遣色辰額哷等率行省兵二千人討之

發明　弒君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至公綱目原於人心而定罪君子順於天理而用刑阿散哥也以臣而弒其君天下之大惡也成宗出師而討賊天下之至公也元世用師不一皆未合義惟此舉差强人意故特變文而書討所以予其誅亂討逆之公也又豈窮兵黷武之比哉此綱目書法之深意耳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博果密卒

初世祖每聞博果密之言必嘆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博果密雖歷顯要而家素貧卒無以葬鈔賻賻之贈魯國公謚文貞

發明

元學士帶平章軍國事者多矣未有於其卒而書之者獨博果密特書于冊所以表其盡忠乃職而深示其褒焉耳

廣義

抑觀博果密之事成宗世祖無得而議其賢益可知矣況其所推舉君如止嬰兒之欲非德望素孚者能之乎故綱目於其卒而備書其銜者誌其美也

秋八月更定廕敘格

正一品子敘正五從五品子敘從九餘以是為差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級

閏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

郭勒哲圖劉深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内功葢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喇哈斯曰山嶠小夷遼絶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㢢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喇岱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寘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之出

發明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此先王之法也世祖既以武功定天下成宗宜以文教興太平郭勒哲劉深之徒遒用武功以彰休烈斯言豈不逢君之惡乎其遠人未服也則修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聖人之服遠人不過如此安可稱干比戈較勝遠夷而始謂稀世之功乎他日兵連禍結民罹塗炭誰實尸之元臣謀國不臧而致是慼惜哉故直書擊以深貶之

廣義大抵八百媳婦乃窮遐極遠之國雖以秦皇漢武之強未嘗得以征之也今成宗乃正守成之時何以武功為哉借曰武功亦不當如是之黷也鄂勒哲之與博果密無所軒輊者也觀其勸帝之言其不遠博果密遠矣使博果密若在成宗豈有是舉哉孟子所謂格君心之非者其博果密之謂也

辛丑五年春正月罷征東行省

先是征東行省平章哥爾濟蘇言高麗王擅署官府及僭用天下禮儀器物況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

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既而王晅言設行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奇爾濟蘇不能和輯高麗遂罷行省徵之還

夏五月劉深兵次順元蠻酋宋隆濟等連兵反

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烟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紿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衆惑之隆濟遂連蛇節率苗獠諸蠻攻破楊黄諸寨進攻貴州知府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深窮谷中梁王庫庫兵救之賊衆稍却

廣義 劉深以狗馬之見致覆喪師罪不容誅矣然則綱目備書之者一以誌遠人終難臣服之

琛一以誌元人貪得無厭之實後之有天下者惟當修內治而已彼遠夷之服與不服奚暇計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元人何足以知此

秋七月詔色辰額哷移兵伐金齒諸蠻

時征緬師還爲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詔遣色辰額哷等移征緬兵討之

發明 聲罪致討曰伐此何以書伐王師討緬金齒邀遮則是助逆無道而有釁可乘故書伐所以狥名而責實也此所以爲是非之權衡耳若惡其窮兵之故而槩以擊書何以謂之淵目哉

廣義 自古有天下者未有如元代之盛也今而頻歲與窮兵爭鋒譬猶富翁與貧人窶子較纖

毫之利豈得爲智乎觀者比而論之則元人貪婪無識也瞭然矣

八月彗出井入紫微垣

發明　凡書彗孛皆兵之象也是時征伐四夷黎民愁怨詩不云乎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此之謂也然則天變之來乃民怨憤之氣幷之所致既出于井又入紫微其異莫甚於此矣茍使成宗悔悟省躬責已期底治平則遠人不期服而自服天變不期消而自消何必勞師遠涉然後爲快哉

海都復大舉入寇哈尚大破之海都走死

海都與都哇等諸部大舉入寇哈尚督綽和哷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實克朗都哷斡中膝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九月誅高慶察罕布哈免色辰額哷為庶人

色辰額哷等兵攻阿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旦夕慶等受其賂首倡為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鞫之得色辰額哷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布哈色辰額哷等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發明　高慶等既承君命弔伐緬邦則必誅其叛臣立其故主撫其羣黎宣上德澤然後旋師則不辱君命矣夫何受彼賄賂倡為還計則不惟縱賊不討抑且自肆無君其罪甚明不容誅者故高慶書誅罪首謀也色辰額哷書免罪從謀也然後罪之輕重可見而權之高下可知矣此綱目之斷案也

禁酒

時以歲凶禁酒仍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

冬十月益海運糧

以畿内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帝還大都○十一月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節

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喇哈斯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賽音布哈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别敕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發明 朝廷用兵本及八百媳婦而宋隆濟等之無預也夫何連兵相反共抗王師則其逆節已明罪惡甚矣故變文而書討此綱目輕重之權衡也噫

壬寅六年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

二人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廪藏倉庾相望車馬填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為萬户千户者累數十人江南僧石祖進撫其不法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詔御史臺鞫之既而伏誅尋籍其家禁錮其親屬流其妻子遠方其妻子被逮時賂江浙平章托克托祈蔽其罪托克托以聞帝喜曰托克托我家老臣子孫其志固宜與衆人殊也賜内帑黄金五十兩以

旌之

廣義 考之朱清張瑄乃宋季之海盜因其備知海道曲折故使其掌都漕運萬户府由是欺上罔下遂致富殷固足以見元人用人之失矣然則何以書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曰此正名定罪又足以見元人之得也學者味之

劉深引兵還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伐西南夷不報

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為利不取不足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横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為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巴圖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況當農時驅兆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為或諸蠻遠

道阻險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為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筭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含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

發明　善言者不善事之模範不善言者善事之蟊賊是以古之人君不以一已之聰明為聰明

而以衆人之聰明為聰明所以用人則大自用則小堯舜以衆人之聰明為聰明然後治隆俗美桀紂以一己之聰明為聰明然後身弑國亡是時用兵西南之夷劉深無功而返陳天祥上疏直諫言甚剴切帝不見聽可勝惜哉嗚呼自用而不用人其流之弊不至於桀紂之轍者幾希矣故書不報以深貶之

廣義 分註載天祥一書何其曲盡人情而善與元人謀國也夫何元人專務貪得雖有嘉謨嘉猷曾不為之一介於意焉譬則聾者之於大韶瞽者之於子都耳惡能致其聽視耶使天祥於此而不去則其見與是書背矣何足貴哉然則謝病去者乃其高致也傳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天祥有焉

詔收富民護持璽書
帝語臺臣曰聞江南富民侵占民田致貧者流徙卿等亦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為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
二月帝有疾○三月赦○西南夷俱叛遣陜西行省平章政事伊蘇岱爾等討平之免劉深等官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遣伊蘇岱爾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伊蘇岱爾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太廟寢殿災

發明 天火曰災災及太廟之寢殿大變也元人守護不嚴而使非常之火延及太廟其怠慢不恭何其甚乎雖然變不虛生災不妄作有如斯之人事然後可名如斯之災異豈有人事不感而天災罔應者耶此皆非常之變有非人力所可勝者縱使守護之嚴安能制天災之變也歟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元之君臣絶無惕厲何謬如之此元之所以終於不振安能挽回天變哉

六月朔日食

太史院失於推筭詔議其罪

秋九月龍興民訛言括童男女

至有殺其子者命捕爲首者三人誅之始息

發明漢哀之時書開東民訛言行籌君子以志當時之不祥葢訛言雖非真有然國有訛言亦不祥之兆也此皆人心皇惑是以妖氣乘之易於恐動爾安有皇風清穆治教休明而尚有所謂訛言者乎上書日食則天變爲之既形此書訛言而人心爲之恐懼天人感應如此成宗悖罔而不察亦誤矣

冬十月帝還大都

癸卯七年春二月以阿喇卜丹茂巴爾斯並爲平章政事

○汰諸司冗員

定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爲八府

三月遣使廵行天下

罷贓汚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寃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節於墨特川擒斬之

初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趣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音布哈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筭遂破之於墨特川擒斬蛇節隆濟遁去尋爲兄子宋阿重執之來獻詔斬之餘黨相繼平

廣義嗚呼人徒知國傑之斬隆濟蛇節為勝而不知其勝者乃所以為負也葢隆濟蛇節乃窮荒末裔之小醜得之不足以為喜失之不足以為憂況其道路隘塞水土異宜十人而供一兵亦云未足其費可勝言哉今而得斬隆濟蛇節為幸而元人之所以自斬者亦多矣觀者以意逆志可也

復以特爾格為平章政事

特爾格乞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特爾格諳之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復以為平章政事

鄂勒哲及巴延等坐贓巴延等免官鄂勒哲釋不問

初朱清張瑄徧以金帛結貴近無不受其賂者事敗監察御史杜肯構言鄂勒哲等與二人交通宜罪之

詔巴延察喇卜和卓渠德珪巴特瑪琳沁等戍邊丹津鄂爾根薩里等罷職不敘籍其家惟鄂勒哲不報既而御史及樞密院臣復言中丞董士選亦嘗貸二家鈔為非義帝曰既曰稱貸不必問也

發明　易曰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朱子傳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時鄂勒哲巴延俱坐贓罪免之俱免釋之俱釋今而巴延等免官釋鄂勒哲不問則是聽訟不得其平而有徇情偏愛之弊矣又豈權衡之至公哉綱目書此詞繁而不殺其義可見

誅劉深罷雲南分省

時有司會赦議釋深罪哈喇哈斯曰徼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廣義初劉深欲假征八百媳婦以立功自謂計之得矣今而功不能立誅不可免果何謂哉揆厥所元由其始謀之不臧也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君子戒焉

帝如上都○蘭谿處士金履祥卒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絶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舛繆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如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注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

發明處士未嘗書卒者卒處士所以録賢也履祥得朱子不傳之緒於遺經抱道自樂不求聞達是豈輕富貴於鴻毛而重道德於泰山者也故特書於冊以深予之

廣義於履祥卒而地之書以處士者重道也

夏五月朔日食○右丞相鄂勒哲卒

廣義鄂勒哲博果密等賢然因劉深之見以開西南夷之釁乃其所短也君子病焉

○六月遣蒙古軍戍瓜沙二州

御史言瓜沙二州為邊鎮重地今大軍内屯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州險隘兼立屯田以供軍從之

秋七月都勒幹遣使乞降

都勒幹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伊徹察喇會諸王將帥議曰都勒幹乞降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瑪古哈喇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兩浙大饑

平江等十五路霪雨害稼詔發粟賑民一月仍減直糶米三十萬石協濟之時台州諸路旱饑尤甚行省檄浙東元帥托歡徹爾賑之托歡徹爾殘虐不恤治中陳孚訴于宣撫使亟發廩民之殍者已十六七

發明綱目饑歲多矣書於册者十九而書大饑十成宗獨有其二何也是歲平江等十五路霪

雨而逮至于大饑者成宗為國務華去實舍本逐末軍旅頻興賦斂日急而不教其内府庫竭矣農力耗矣天降饑饉亦無以賑郵萬民矣綱目所以獨两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以哈喇哈斯為右丞相阿固岱為左丞相○八月地震

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返躬責已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為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宫專政故履謙言及之而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為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廣義考之天祥自上書諫伐西南夷不報遂謝病歸以其諫不行也然被召而復起者猶望其君之改也今因地震而猶極諫者非不知向之諫不行也葢以臣子不忍一日而忘君父也至此而復謝病歸者知其諫之終不可行也噫天祥之事成宗可謂曲盡其心者矣觀者勿以馮婦目之庶有以得天祥之志

九月帝還大都○復以茂巴爾斯為平章政事○遣翰林直學士王約使高麗徵其臣吳祈入朝尋流之安西

眶既復位厚歛淫刑國人羣愬于朝因得其國相吳祈專擅離間上父子狀詔遣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為汝家國地耶眶泣謝罪且請子謜還國奸人黨與悉從約治

遂徵祈赴闕

鞫之流安西

冬十月詔互遷行省官之久任者

時諸道奉使言行省官久任多與所

隸編民聯姻殊爲害政詔互遷之

十二月彗出紫微垣

發明成宗之世彗星三見于綱目前書彗星見次

書彗出井入紫微垣此書出紫微垣綱目皆

存而不削者所以志當時君臣溺於豐亨之樂置

天變於度外忽人言而不恤豈不深可哀哉是以

有天下國家者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而常存

戒懼不可暫忽也反是天下欲治其可得哉

○詔蒙古軍居山東河南者免戍甘肅

簽樞密院事諸言蒙古軍戍山東河南者戍甘肅動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産甚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為非計乞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令有司為贖其田産妻子從之

詔翰林太史院官勿致仕

時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朝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為令

廣義人臣四十始仕七十致仕此古今之通典也然則翰林史院雖曰密勿豈髦荒之人所可居而勿許致仕者元人不經之失也

甲辰八年春正月地震

平陽君甚民居摧毁皇后問平章政事阿錫葉曰災異如此殆下民所自致耶對曰天地永譬民何與焉

發明 綱目書地震五十九而成宗之世則有五焉地為陰而主靜要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寧蓋陰陽不和天地不位時政之弊莫明于此者齊履謙陳天祥言之于前阿錫葉言之于後皆論之功直深合至理成宗忽而不聽復而不從豈足謂弭變之道哉居子備書予册則具深罪當時垂戒後世之意可見矣

二月帝如上都○增置國子生

初增蒙古生百員至是增置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充之尋後分教于上都

夏五月朔日食○秋九月帝還大都○復巴延等官以阿里為平章政事

御史杜肯構等言巴延等樹黨受賕謫戍遠方道路相慶方經數月遽聞召復相位又與原黜之人列坐朝堂天下皆已巴延梁德珪巴特瑪琳沁為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況家剌卜和卓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維朝廷存恤之詔累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通亦以為言前後章疏十上皆不報

發明　前書巴延等俱坐贓免官則是巴延貪婪之罪不可赦也夫巴延貪婪既不能討按罪行辟又不能誅卒復巴延官鄂勒哲不罔成宗繆政如此曾不自知修言然則書復巴延等官不知前

日免之也何為而免今日復之也何為而復參考觀之義自見矣

冬十月立哈尚為懷寧王

乙巳九年春二月建天壽萬寧寺

寺中塑秘密佛形像醜怪皇后幸寺見之惡焉以帕障其面而過尋勅毀之

發明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此言為國者不可不立宗廟以祀其先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言為國者不可不時享廟以致其敬是故宗廟書成則罪其慢世祖之時曾毀宋宫為佛寺成宗建天壽萬寧寺此豈父作子述之義乎以有用之財建無益之刹其心獨無愧恥乎成宗之謟佛極其誠敬宜乎佛為之祐而享喬松之壽也不二年而崩殂敬佛延年反更促壽佛不足信亦可知

矣後之人君欲崇尚浮屠者可不知所鑒哉

三月帝如上都○隕霜殺桑

般陽益都河間諸路凡殺桑二百四十一萬七千餘本

發明　僖三十三年冬經書隕霜不殺草胡氏以為宜殺而不殺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此蓋君弱臣強之象定元年冬十月經書隕霜殺菽穀梁以為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當時三月序屬暮春按禮月令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霜不可以降桑不可以殺今而隕霜殺桑四十餘萬則是陰陽失常而下干上之證也後二年成宗晏駕諸王爭立國祚幾危然其應豈不明且切歟綱目書此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欲使後之人君保天明命不敢縱逸云

爾

夏四月大同地震

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

始定郊祀禮

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循用國俗郊祀之事自平金宋後猶未舉行至是哈喇哈斯等宣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以不常及中書議之以為周禮冬至圜邱禮天夏至方邱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訖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

備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丘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作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秸以祀天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修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者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爲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廣義　郊祀考蒙古自宋理宗淳祐六年其得國爲定宗貴由元年至宋度宗咸淳七年蒙古改國號曰元故自貴由至改號凡二十四年又自改號生此凡三十四年通計自貴由元年至此則元之有國以來凡五十八年至是始定郊祀禮者以見前此皆茍且其禮而未嘗有以定之也嗚呼于天

猶且慢之則其亂倫瀆禮也宜矣元人何足道哉

六月立子德壽為皇太子○秋七月命兄子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居懷州

達爾瑪巴拉次子哈尚母弟也

以月津巴特瑪琳沁為平章政事○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戶

以尚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發明 成宗即位以來制作紛紛未盡合禮獨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一節出人意表可見天理之

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戒沒者于此為盡見矣夫盡特書深予之也

賈胡獻寶珠

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讙以六十萬錠酧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雅庫特珠也六十萬酧之不為過矣父問何所用之若曰含之可不渴熨而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一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于彼乎

發明天變迭見災異頻仍此正憂勤惕厲不遑寧處之時也而賈胡首獻寶珠大書于册則成宗之志為已荒矣今夫世有好歆之人或因人言或自警省知其有傷生敗德之事强自禁止若將

終身不復飲者然未幾口埀涎而心燥渴又復肆飲不至於沈湎沒身而不止成宗之失不幸類是

綱目書此則亦未如之何也已豈不深可戒哉深可惜哉與唐憲時裴均進銀器同意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太子德壽卒

丙午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

汰其民歸州縣各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錄民户或罹饑寒為其徒者坐視不卹乞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推賑其民庶幾利害稍均不如費於官府也從之

廣義嗚呼世之願治者孰不以三代之盛望之殊不知三代之時未嘗有蠧政害民之事也其

養民者惟聞其五十而貢七十而助百畝而徹是也其他未聞焉其教民者惟聞其校以教民庠以養民序以習射是也其他亦未聞焉降自東漢唐宋以及季元緇黄塞道髡禿盈途蠧政害民莫此為甚間有君臣圖治動以三代之盛期之者不惟不知其本而且崇長蠧政害民之事是猶欲稼之盛而不去螟螣蟊賊也其可乎哉大書曰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録司者亦為元人一時之幸也

閏月以徹爾阿薩爾為平章政事○二月帝如上都○夏五月遣高麗王謜還國復置征東行省

高麗王昛既卒遂遣謜還仍置行省鎮撫之謜尋更名章

秋八月開城地震

先是晉寧冀寧及諸郡地數震至是開城又大震壞王宮及官民廬舍壓死五千餘人

冬十一月帝還大都十二月有疾

丁未十一年春正月安西王阿南達及諸王莽賚特穆爾入朝○帝崩

廟號成宗國語稱鄂勒哲圖皇帝史臣曰帝承天下混一之後善於守成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於大臣其所以不至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左丞相阿固岱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右丞

相哈喇哈斯遣使迎懷寧王哈尚於漠北及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於懷州

后以己嘗謀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及其母居於懷州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命名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固岱平章賽音諤德齊巴特瑪琳沁巴延及諸王蔣賽特穆爾陰謀斷哈尚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固岱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御田忠良博士張昇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而御史中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固岱變色曰制自天降邪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爾茍死於義何畏義遂寢時右丞相哈喇哈斯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内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康王托克托赴京師哈喇哈斯令急還報復

遣使南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於懷州

發明　是時成宗既崩儲嗣久闕懷寧王兄弟乃裕宗之子成宗之姪天理人心皆當迎立今皇后有宿憾阿固岱相與協謀則是皆助逆之人也苟非哈喇哈斯潛往迎之則亂臣賊子之邪謀遂矣綱目書此詞繁而不殺則其逆順之勢彰彰明耳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

二月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大都誅阿固岱等執阿南達歸於上都

哈喇哈斯使至懷州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疑未行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宴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哈喇哈斯覘之

適后使問疾哈喇哈斯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
謂孟醫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
急矣不可不早圖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以卜決
之孟名卜者謂曰大事待汝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
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為大同阿裕爾巴里巴特喇
喜振袖起衆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
居舊邸安西之黨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遂謀以
三月三日僞賀其生辰因以舉事者哈喇哈斯詐之
夜遣告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
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阿裕爾巴里巴特喇遣都
萬戶囊嘉特詣諸王圖喇定計囊嘉特力贊之乃先
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名安西計事至即
并諸王莽賚特穆爾執之械送上都誅阿固岱巴特
瑪琳沁賽音諤德齊巴延諸王庫庫伊克圖進曰今
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正大位阿裕爾巴里
巴特喇曰惡人潛結宮壼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

威福以覬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喇哈斯日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發明 直書曰誅所以予其討有罪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削平內難或勸即位力辭弗受權為監國以俟乃兄則其志亦可尚矣回視蒯輒之徒豈不大相懸絕哉故特表而出之所以深予之耳

廣義 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誠剛明正大人也觀其拒伊克圖之言非見得思義者能之乎其視乘時射利者遠矣況乎其傅李孟不肯專任而遽爾逃去又其慮事之深者也元世而有斯人可尚也已

夏五月懷寧王哈尚至上都廢皇后巴約特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南達及諸王莽賚特穆爾遂即位大赦

哈尚聞帝崩自阿勒台山至和林諸王勲戚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既平内難母鴻吉哩妃惑於日者言欲哈尚讓位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哈尚聞之語喀喇托克托曰我久在邊陲又系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爾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昂輝由中道綽和爾由東道各以勁

卒一萬從而遲迴不進托克托至大都入道哈尚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慾已除宗室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為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哈尚不至復遣阿實克布哈迎之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托克托復繼徃行至中道哈尚與中望見之趣使同載托克托述妃言哈尚大感悟以阿實克布哈為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阿裕爾巴里巴特喇侍其母來會於上都哈尚遂即位

發明

廢不宜廢也殺不宜殺也巴約特氏成宗之后懐寧王之嫡后雖有順從叛逆之謀然不過誅其同謀足矣以臣而廢君以姪而殺嫡三綱則未正也人心則未安也故書廢書殺以罪之至若安西王等共謀不軌其惡已萌故書誅以正其悖逆之罪耳既而内難甫平即位肆赦所以予其

當立也綱目有以斷斯獄矣

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鴻吉哩氏為皇太后○加哈喇哈斯托多爾海太傅阿實克布哈太尉○以塔喇海為左丞相綽和爾奇塔特布濟克莽賚布哈並平章政事○六月立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為皇太子○詔定祔廟之次

哈喇哈斯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考大行皇帝母兄也二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為宜議謚皇考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升祔太廟大祖居中睿宗西第一世祖第

二裕宗第三順宗東第一成宗第二先元妃鴻吉哩氏宜謚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制可○胡粹中曰睿宗裕宗順宗皆未嘗居天子之位但當祔食於其所出之帝而各為立廟已非禮矣況成宗為君時順宗為之臣豈有依次升祔而躋順宗於成宗之上者乎失禮之下又失禮焉哈喇哈斯何瑋諸臣何能逃其責乎

發明　追尊祖考皆有常典悖禮則過中失禮則不及要當求合於中道而已睿裕順三宗未嘗南面而稱尊不過追尊之為帝耳成宗雖弟君也順宗雖兄臣也以順宗而升成宗之上則是以臣而居君之上以君而居臣之下失禮甚矣為元之計者但當食於其所出之帝於禮頗安於義斯正今而各為立廟豈禮也哉嗚呼追尊立廟本為孝誠而元人失所以尊崇之道欲孝其親而反為不

孝也惡在其能尊崇耶綱目但書諡定祔廟之次而不書其所以諡定之故則其不滿當時之意為可見矣

以綽和爾布哷齊並為平章政事○秋七月封圖喇為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喇哈斯為和林左丞相以伊徹察喇為和林右丞相進爵洪陽王

初皇太子入定内難阿固岱有勇力人莫能近圖喇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喇哈斯力爭以為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圖喇疏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圖喇因譖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而罷為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大傅復録軍國重事哈喇哈斯至鎮斬為盜者一

人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蟹為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發明 按劉氏書法左遷之詞三左遷某為某官無罪之詞也某人以罪左遷有罪之詞也某人左遷薄乎云爾之詞也武宗德圖喇手縛阿固岱之功不顧親疏加以王爵則是徇私恩而亂祖法矣哈喇哈斯力爭不可乃為左遷是豈納諫聽言之義乎毋作聰明以亂舊章今封圖喇為王則是亂祖宗之舊章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詳書譏之

以塔喇海為右丞相塔斯布哈為左丞相塔斯哈雅嘉

琿帕哈哩鼎拜布哈並平章政事。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大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為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發明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今武宗嗣位加號大成此蓋發前王未發之緒不亦美乎天扎一傾吾道爭氣紛紛制作獨此為先是以元季崛起入主中華而綿延於百年之久者其

精神命脈豈不在於茲哉直書於冊深予之也

廣義嗚呼歷代加吾夫子之尊號者至元武宗可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後有欲尊吾夫子者殆恐不及元人此舉之為當也

以都指揮使茂穆蘇及伶官實迪等並為平章政事

茂穆蘇角觝屢勝遂授平章政事實迪等授平章仍領玉宸樂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實迪等以玉宸與刑部抗皆三品官皆榮祿大夫留不遣中書以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閑冗職名官高者宜尊舊制降之

發明五代時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君子譏之夫以伶人賤工不學無術唐以為刺史

尚猶不可況平章執政之官又豈伶官之所宜仕乎蓋賢者仕於伶官古亦有之未聞用伶人為平章者也揭而書之所以志武宗荒逸之本

八月停內降旨選官

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與人已除三百未除者有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此有應入帝調者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為中書政務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賜諸王孝經

中書右丞博囉特穆爾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此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廣義賜諸王孝經者歷代未嘗見諸史册也元人此旨深得天下孝治之旨特書於册美可知矣

以塔爾海為平章政事〇九月帝至自上都〇冬十月

命皇太子領中書令

省臣言初置中書省時裕宗為皇太子嘗至省署敕行中書令事後借格遷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

建中書於舊省乞徙中書令位

請皇太子入省一涖之制可

十二月山東饑

遣禮部尚書吳鼎往賑之時議發米四萬石不給則

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請於朝易米以

行

徵處士蕭𣂏為太子右諭德

𣂏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力

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

也盜驚愕捨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

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

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

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辭職或問之則

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侂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謚貞敏

發明

凡徵處士不起者則書不至受職而復還者則書尋辭歸或書尋遣歸此通例也今蕭𣂏累徵不起及至以病辭歸此何以不書辭歸而直書太子右諭德若真仕於朝者是蓋不滿之意也𣂏既不欲仕則亦已矣況前累召不起今而扶病至京何耶原其心不過向之辟為儒學提舉未親君也後之授為國子司業亦未親君也迨至太子諭德則志得意滿雖疾不辭柰何禮貌既衰疾作解職又豈誠於恬退者比哉故綱目削去其辭歸之實其不滿之意為可見耳

戊申 武宗皇帝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實克布哈為右丞

相行御史大夫事

初阿實克布哈見帝容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櫱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代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既又賜爵康國公

廣義武宗即位之初而首得直臣如此宜其有以善其終矣然而享國不永者不可獨委諸天也乃說而不繹之所致歟

兩浙饑

民饑者四十六萬户死者甚衆詔户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産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行勸貸令斂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

發明 武宗即位未踰朞而饑饉之事兩見綱目前書山東饑此書兩浙饑分注雖各載其賑濟之實然而卒無益於饑荒者由其内不蓄而倉廩竭外不正而災異生徒以左枝右梧而行姑息又何益於饑荒也哉後之人君要當敦本抑末毋徒委之大數也嗚呼綱目垂戒之意亦切矣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璧釋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强市民薪民訴於璧璧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

地挫扑文下拽歸閑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恭嚕等與諸王哈喇巴爾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發明　嗚呼上都留守而為西僧所毆則其有愧是名亦多矣雖然西僧之所以強横者由上之人縱之有素也僧毆留釋之不問天下之事安有大於此者乎反有以斷手截舌之令豈禮也哉綱目特書於册一以見當時崇尚異端之極一以見當時威令不行之故懲元政乖剌如此此其所以國是日非而罔如禮義之道也

廣義　上都元人根本之地李璧上都留後之臣上都非郡邑之可方李璧非具臣之可比朝廷

自宜待之厚而寵之異焉夫何比昵番僧縱其毆辱果何理哉且夫城之狐社之鼠人不加害者非畏狐鼠也畏乎發城損社之爲罪也況璧爲國大臣豈番僧可得而毆者耶今被其毆釋而不問其國法安在哉是宜後日番僧之徒得以再毆王妃也嗚呼歷代之寵異端未有若此之甚厥後姦究竊發妖人横起實由是焉嗚呼西漢亡於外戚東漢亡於宦官唐亡於藩鎮宋沒於奸臣元敗於番僧然則敗亡之事雖異而其機則同識者恨之

三月建興聖宮爲皇太后所居

帝如上都○以托克托穆爾爲平章政事○夏四月罷

征東行省

高麗王章奏言陛下令臣還國復設行省中國比歲饑饉又以數百人仰食其土則民益不勝其困帝從其請罷之

六月隴西雲南地大震○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

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至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遥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發明 書加官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文無貶詞然以一宦者而居六部之職又兼左揆之任則元室之卑從可知矣貽是禍者非武宗乎分注載邦寧所辭之言可謂能守其分者武宗聞之獨無愧哉

廣義 嗚呼漢之將亡也天子呼宦官為父母唐之將亡也宦官目天子為門生宋將亡而封宦者為大王元將亡而加宦者為丞相濁亂綱常未有若此之甚也不有豪傑起而一之則天理民彝孰從而正之哉天道好還無足怪也

秋七月皇子和寶拉請括河南田詔止之

和寶拉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寧瀕河荒地歲収其租中書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齊黙格者

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為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獻於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脫從所請為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於漷州

初改鷹坊為仁虞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等為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於漷州澤中

發明　築呼鷹臺何以書所以志其荒縱之失也蓋王者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外作禽荒先王大戒以萬乘之君務鷹隼之好又烏足以貽厥孫謀也哉故直書以深譏之

以塔斯布哈為右丞相奇塔特布濟克為左丞相

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毋沮撓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

奏聞

八月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採草根樹皮為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詔凡遣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既而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風濟寧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折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政事乖違陰陽失序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所行爾

發明

武宗即位僅踰朞而兩書饑一書地震而此書諸路水旱蝗則帝之世災異之多甚矣當是時政事外錯賢否混淆君日驕而臣日諂是以災異迭形每相告戒惜乎武宗蔽固已深終莫能

悟惟知自樂而不知憂民惟知自佚而不知恤天徒使當時之民溺於塗炭悲夫綱目一書再書不一而足所以深罪武宗而垂訓來世也噫

廣義　大抵上天之心於人君無所不愛故示以災眚者欲其修省也迨其怙不知省然後別監厥德而用集大命焉今觀武宗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但當慎所行爾然謂之慎行者亦不知其慎所行者何事也其自誣如此天將何以祐之耶欲享國長久得乎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以西僧嘉勒斡巴勒為翰林學士承旨

發明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此固治國之急務也翰林乃文學淵藪

之地必才德俱優者方可任之當時之才德俱優居於下僚者不少武宗不聞拔擢之而乃以西僧為之丞蓋異端難與論正道釋氏不可授儒官自有書契以來未聞以僧為翰林學士者武宗酷信西僧前殿留守而不問此為學士而不疑豈不貽笑於天下哉元因蒙古名器顛倒其如治國何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所以深譏其名器之濫也

廣義 嗚呼以文苑清高之地而君一虛無寂滅之緇流尚何足以言倫理哉揭之於冊遺臭萬年

○十一月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

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

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令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斃庫藏空虗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況百司之事每於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每於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

禁賈人乘驛

時有進沈檀異木可搆宮室者勑江浙行省驛致之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勑求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畀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孫烏保赫鼎等進獅豹鴉鶻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

從之

廣義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昔武王即位之初西旅貢獒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致告夫以一獒之貢受之若可以無害誠以人君玩物之心一萌則下之窺其所好者蓋將投間抵隙而無所不知矣老氏曰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今武宗甫爾即位而浙遂餓縱僧酸臣寵任宦者諸路水旱煌蝗築呼鷹臺其間無一善政惟務珍禽奇獸寶玉是玩遂使賈人乘驛貢獻滿途噫自古人君溺於玩物者未有甚於武宗也彼省臣所謂乞令自備資力者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

以奇塔特布濟克為右丞相托克托為左丞相○罷天下屯田

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致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雲南為地遼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覈其可興者興可廢者廢詔從之

閏月太傅哈喇哈斯卒

諡忠獻

詔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

發明　贖饑民所鬻子女何以書所以予其仁民之心也雖然君無積蓄以養民而使民有菜色鬻其子女武宗之心能無愧乎然既能贖而歸之則又非恝然不顧者之比故又進而予之所以嘉其一念之善耳吁可嘆哉

○以齊勤特穆爾為平章政事○伊徹察喇進攻徹伯爾諸部漠北悉平

伊徹察喇言徹伯爾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儻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按都勒斡子庫春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徹伯爾等果欲奔庫春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左遷敬儼為兩淮轉運使

時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為轉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理滯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所增羨為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

以美為頌病民以以為已不可遂止

己酉二年春正月越王圖喇有罪賜死

圖喇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去年秋帝幸凉亭將御舟圖喇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宴萬歳山圖喇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鞫之辭服遂誅之

發明　按劉氏書法賜死之例有四者所坐賜死有罪者也書貶某賜死書賜某死皆可罪而未宜死者也直書某有罪賜死宜死者也有所罪者也武宗不顧親踈即加王爵而圖喇居常怨望將謀不軌此益小人之心得此欲彼不自滿足之意也使武宗苟能知此安有今日之患乎故直書以正其罪

始親享太廟

以受尊號告謝太

廟為享親之始

廣義 祖宗之享豈可使人為之書曰使親享者以見自此以前皆使人攝之也噫尊祖敬宗之

禮於此知

所重矣

追還內降璽書

丞相哈斯布哈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土田户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與之制可

帝如上都

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惑今乘輿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

從省臣言也

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邱

發明　嗚呼當時河決之害亦多矣是豈當時隄防之不固歟抑亦當時氣數之使然歟曰非也蓋隄防傳襲既久至是而決則非不固可見河道相因數世至是而決則非氣數可知是乃陰陽失常不能自固而實天變之所致也豈可委之隄防氣數之未乎苟以隄防氣數為言則人君視為泛

常澍何所
警懼也哉

○八月復置尚書省以奇塔特布濟克為右丞相托克托為左丞相三寶努約蘇為平章政事保巴為右丞孟克特穆爾為左丞王羆參知政事

初帝從托克托嘉琿帕哈哩鼎言欲復立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昔年阿哈瑪特僧格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約蘇又與保巴言其事帝命與塔斯布哈集議保巴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所為今欲

舉正彼憚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尚書省官以奇塔特布濟克托克托為丞相三寶努約蘇為平章保巴為右丞王罷為參知政事帝並從之塔斯布哈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努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勑仍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

以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發明 書復置尚書省以明其不宜置也今所用之者皆一時之小人自是羣小用事變更制度而天下由是多事矣故備書于册以深譏之

廣義 此即王安石制置條例司耳奇塔特布濟克不以盧世榮僧格為鑒又踵其覆轍厥後自

取誅戮不亦宜乎

置太子右衛率府

命右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森尼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鄂勒哲曰今秦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柰何鄂勒哲曰寶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嘗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廣義君子觀王約告仁宗之言可謂不負厥職者矣然而仁宗之善政屢見于史册者謂非王約輔導於其始可乎若王約者貽仁宗之哲命者也

九月頒行至大銀鈔

帝從約蘇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沸騰元之鈔法至是凡三變云

帝還大都○始鑄錢

元行鈔法雖皆以錢為文而廢錢弗鑄至是始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

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復行内降旨

尚書省言三宫内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從之

冬十月以皇太子兼尚書令

初帝從亦塔特布濟克言由尚書省任人以宣勅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勅皆歸中書以臣爲中書令故也自今勅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質江南富民子為軍

約蘇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富室有占編民奴役之者動輙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令有司收糧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升於官仍質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於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於此詔如其言行之

發明

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武宗惑約蘇之言以江南子弟質之為軍則不惟欺其民而抑且虐其民矣安有欺君虐民之臣尚可逭其誅戮乎直書於册交譏之也

廣義

約蘇欲質江南富民子為軍者殆其為亂也其計不亦左乎

十一月八百媳婦諸蠻亂

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索
勒濟爾威往諭之比至為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
還

以阿薩爾為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

尋出商議遼
陽行省事

十二月帝親饗太廟

發明 易曰萃亨王假有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朱
子曰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已
之精神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也然則王者親
享太廟以已之精神聚祖考之精神則必親享而
可元世未嘗親享遣官代之則是失萃聚之義也
而悖禮亦甚矣武宗能親享之此綱目所以特書

以予之也

庚戌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

初孟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内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内宴忽慼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名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廣義　抑覩仁宗之起李孟可謂兩得矣一以釋武宗之疑一以全青宮之義仁宗其賢乎

立皇后鴻吉哩氏○二月寧王庫庫楚謀反流於高麗

庫庫楚與圖剌子剌特納實哩謀為不軌事覺下庫庫楚獄竄剌特納實哩於漢北磔西僧特哩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欲誅庫庫楚平章政事特爾格辨其誣詒釋之流於高麗

以約蘇為尚書左丞相○三月賜諸王徹伯爾幣帛

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戸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徹伯爾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命省臣備述其故以與之使彼知所愧

發明有功則賞雖讎不廢有罪則刑雖親不逭此固人君賞罰之至公也前者庫庫楚謀反罪狀甚明而僅流之於高麗徹伯爾海都之子叛不能誅乃賜幣帛此皆過於姑媳而非奉天代暴之

意也昔管蔡流言周公誅之豈周公手刃同氣耶奉行天討不能順私恩以廢公法耳今而謀反者
僅流高麗悖逆者賜之幣帛而不知有功者將何所賞乎元之政刑如此又安能久享其國哉

帝如上都○夏五月詔尚書省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三寶努總百司庶務

尋加托克托太師爵義國公三寶努爵楚國公

荆襄大水山崩

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壞官民廨舍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餘人

發明 詩云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是時荆襄大水山崩死者三千四百人則其變之非小明矣元之君臣曾未見其宵旰不寧更相戒飭之意而徒上下偷安置之度外則其自暴自棄不足以有為豈不明且切歟綱目書此其垂戒來世也大矣

廣義上書詔尚書省右丞相札克托才丞相三寶努總百司庶務且以各封公爵繼書荆襄大水山崩者所以著寵任與利之臣專權之應也天道福善禍淫捷於影響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詔減宫人膳

尚書省言宣徽院廪給日增儲特雖廣亦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宫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

詔大司農修明勸農之令○十一月始以太祖配享南

郊

先是三寳奴等言奉詔舉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天圜丘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享

廣義 武宗之政見諸史册獨此可觀亦書曰始者以見前此未有也

殺大都留守鄭阿爾斯蘭

阿爾斯蘭襲父職為武衛都指揮使尚書省搆其與兄榮祖等十七人圖為不軌置獄鞫之並棄市籍其家中外寃之

發明 凡書殺殺無罪也阿爾斯蘭初無罪犯尚書省搆其不軌置獄阿爾斯蘭誣服即為棄市

然則果何罪哉前史皆以棄市書綱目變文直書曰殺所以明其無罪因以譏元人之失政刑也安有無罪殺人而可為民之父母乎故特不去其官

城中都

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崩

廟號武宗國語曰庫魯克皇帝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濫賜賚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廣義抑觀史臣之論武宗有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濫賜賚太泛於戲此豈善論武宗者哉且元人創治立法固為不善如其不善則當速改武宗慨然欲創治改法亦可謂

有為矣然為之不善不若不為之為愈焉彼武宗之時正守成之時也觀其創治改法不過寵任西僧為丞相為翰林承旨封興利之臣托克托等為公築呼鷹臺縱僧毆上都留守李璧聽縱殺大都留守鄭阿爾斯蘭其曰復置尚書省綜理財用即王安石制置條例司也其曰有進沈香異木可為宮室者即令乘驛致之即宋徽宗土木宮室之費也然則所為之不善者抑亦孰有大於此類哉其所得者惟聽阿實克布哈之諫酒色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數天下屯田詔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詔大司農修明勸農之令始以太祖配享南郊其所得者如是而已噫所失者大而多所得者小而寡然爵及惡德貴出不經謂之太濫太泛可乎史氏之論未為當也若曰元之武宗創治改法而有為臣未之信焉

皇太子罷尚書省誅托克托三寶努約蘇保巴王罷流孟克特穆爾於海南

皇太子以托克托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悞國者欲悉誅之延慶使楊多爾濟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托克托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博囉特穆爾奇爾濟蘇烏納爾等貪污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發明

托克托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其罪亦已甚矣五刑五用舍此而誰適皇太子既知其弊悉皆革正托克托等則誅孟克特穆爾則流所以分首從而權輕重也此皆前人已壞之緒苟不一

新政令則四海困窮而天之禄亦永終矣是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而斯世寧不為之一快哉故特表而出之

廣義仁宗速改其失之不善其賢於武宗遠矣故特書皇太子者美之也

罷城中都

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徼功害民遂追奪其符印令百姓禁錮之凡中都所括民田悉還之民

發明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改作未免勞民而傷財一長府之作閔子止之況役數萬之衆以築中都之城乎前書城中都此書罷城中都則仁宗憂民之心切而治國之心勤矣宜其得享承平之治也

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鄂勒哲李孟並平章政事○召

先朝舊臣程鵬飛等十五人

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韋律陳天祥尚文劉正郝天挺董士珍蕭𣂏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謙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

二月罷喀喇托克托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托克托至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滸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托克托曰吾陛辭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詔禁土功托克托曰敬天莫

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

三月皇太子即位大赦

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宫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帝悟移仗大明殿既即位親解所御衣及濟遜衣二十襲金帶一賜之

詔百司遞陞品秩者復舊制

詔武宗時百司遞陞品秩者悉從至元舊制既又諭省臣曰御等裒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斟酌重輕折中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之則抵罪老庶無寃抑

寧夏地裂○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

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努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尋卒

發明　邦寧前既為大司徒兼左丞相此何以不書不予其有是職也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帝既不能親奠孔子則或遣親王或命大臣則庶幾可也今以邦寧閹奴而俾之祗謁先聖之廟乎既而大風燭滅弗克成禮此蓋夫子在天之靈不欲享此非禮之祭也仁宗知敬孔子而不知所以敬

之之禮是則欲敬孔子而反為所以褻孔子耳曾謂孔子不如林放乎綱目據事直書所以發千古之一笑爾

廣義　或曰分注載風起燭滅之事果有是乎曰有曰何以知其有也曰理焉而已吾夫子德配天地道貫古今其形而下者與天雖異其形而上者與天則同故曰形雖是人其實則是一團天理天即理也理之所在氣亦隨之理氣有二乎哉蓋吾夫子與天合徳豈形餘奴隸之賤惡者可得而奠享耶此理必然無足怪者不然宋光宗紹熙二年合祭天地是何風雨大作而黄壇燭盡滅即綱目備書於册者所以甚元人之惡也夫何惑

夏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

帝以至大銀鈔輕重失宜至大大元銅錢新舊恣用行之未久為弊甚滋詔並罷之楊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五月遣兵擊八百媳婦

陝西侍御史趙世延諫曰蠻夷事在覊縻先朝用兵不已致亡失軍旅誅戮省臣今弟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勿用也不聽

秋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

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為已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擬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為治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剗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

屬之而已帝曰御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為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御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象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集覽　道復李孟表字

增國子生為三百人

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御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博果密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給果材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

九月還陳益稷舊賜田

益稷言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為其國人所害朝廷因逺授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逺人其進勛爵授田如故

冬十一月罷營繕

初帝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雖一繒之微非朕命毋輒與人至是李孟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内降㫖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㫖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祚詔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遂命止之

發明 罷營繕所以省財力也是時饑饉相仍弊政繼作此天下蠱懷之時也帝於武宗弊政一

切更新如罷行至大銀鈔銅錢如增國子生如罷營繕皆武宗之所未行者帝能行之此其所以卓冠武宗也歟大書特書深予之爾

復以阿薩爾為平章政事○十一月詔停内降旨

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連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法選懲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内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内降旨一切勿行